

# 2023年国家易中天读书笔记(通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 国家易中天读书笔记篇一

写实家对于现实的批判是永远基于一个指向未来的“他者”的，而乌托邦就是现实的“他者”形象，它永远以弃绝现实的面貌出现，而且永远激荡着乌托邦主义者对于建构未来社会的高度热情。在《猫城记》中，这种热情是藉着猫城的彻底毁灭迸发出来的。在老舍笔下，猫国是一个“我祖父敷衍，我的父亲敷衍，我敷衍，那些青年们敷衍”的无望的国度。猫国最终亡国灭族，连一点希望都没有存留，这种彻底而决绝的态度来自基督信仰中罪性死亡而神性回归的出死入生的理念。在老舍看来，只有彻底的毁灭，才会有完全的建构，它也许使我们感受到了“末日审判”的颤栗，然而《猫城记》又决不是一部绝望的沉沦之作，它的字里行间依然跳动着炽热的爱国情感，在作者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关照中，这种对社会的全面揭露和否定，只为催国人猛醒。假如猫人能醒，那个鸟语花香、书声朗朗的猫国也许就不是幻想了。

如果我们探源老舍先生的乌托邦情结，除了贫苦的出身和社会时代因素外，对于作为基督信徒的老舍来说，宗教体认和宗教情怀就不能不说是他接受乌托邦思想的一个“前理解”基础了。

在思想中隐含着一种深刻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即“天国乌托邦”。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就笼罩着浓郁的色彩，许多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本身就是虔诚的基督信徒。所崇尚的正直

善良、洁身自好、急公好义、乐于助人等美好品质，是社会主义运动与宗教的可相容之处。早在1922年老舍先生翻译的宝广林作品《的大同主义》中就有这样的话：“以牺牲精神，使社会安堵，是福音之所在，即天国也！……平民感觉社会之黑暗与经济之不平者深，……是平民由觉悟而发现其理想之国家，……一面有世界共产，一面有国际联合，……以求建设基督之新纪元焉！……必须以上帝之圣灵，感动之，约束之，而后圣洁美满之社会，可实现矣。……今日上帝之灵，仍蓄于世人心中，继续前进，驱世界际于真善之域，提高斯世，即是天堂。”

## 国家易中天读书笔记篇二

把这些鲜活的现实从中华大地移向遥远的猫国，这种时空的错位给了我们陌生感，从而实现了作者的话语策略，同时也传达给我们又一种另类的感觉，那就是作者悄然改变了的观察视角。

写作《猫城记》的1932年，是老舍在英伦度过了五年教书、读书、写作的岁月后回到混乱不堪、强敌环伺的祖国不久，此时的他对现实政治和国事民瘼的关怀已有了一种全新的视角，那就是以“他者”的眼光重新打量自己曾置身其中的古老文明，对其进行文化反观的新视角。

猫国的天空布满了绝望的阴霾，但这位外来的闯入者却试图用一种感伤的文化构想去描画一个理想的现代中国。

在猫城，尘世间的种种弊端、黑暗、残缺、压抑和匮乏，在外来的观察视野里被放大，使它们与现实世界构成了双重关系，而这个观察者本身又与他心中理想的世界构成了双重的关系，这种强烈的双重对比关系不仅让我们因其中的绝望情绪而颤栗，它让我们联想到末日审判时白色大宝座前的毁灭，但同时又让我们隐隐感受到一份对理想国度的激情盼望，它让我们看见对天国翘首的基督信徒脸上的荣光。我们之所以

得以看见他们，乃是因为作者的笔端涌流着爱的激情，这是一种强烈的对土地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对生命的热爱。

## 国家易中天读书笔记篇三

易中天把广州定义为：怪异的城市，即使是广州引以为傲的”吃“，也是有其怪异之处。

《读城记》之广州市，第三部分“广州是个大市场”有言：“广州不但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也是一个”吃东西的地方“，要不然怎么说”食在广州“中国是一个饮食文化极为发达的国家，全国各地都有好吃的东西，并非只有广州才是”食的天堂“。事实上，除”食在广州“外，也还有”吃在成都“、“吃在扬州“等说法。但在我看来，成都、扬州等和广州相比，还要略逊一筹。这不仅因为广州的菜肴和点心内容丰富、品种繁多、做工精美、品味极高；也不仅因为广州人什么都吃，——”草原吃羊，海滨吃蟹，广州人吃崩了自然界“；还因为只有广州，才二十四小时都在吃。

这让身为传统广州人的我，深有共鸣。

偶尔路过北京路，心血来潮想去吃一碗传统的云吞面。

可惜当我穿街过巷，走到那个曾经熟悉的位置之时，却发现人去楼空，取而代之仅有一家连锁云吞面店，满大街都是一样的门面，一样的气味，于是一直记不住名字。

旧爱已去，不复存在。物是人非，却能够成为真正的新欢么？

广州的云吞是一绝，某种程度上，是老城市的招牌之一。

有道是：“食在广州”。云吞面，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传统的广州云吞面，由三个部分构成：

汤。猪骨，大地鱼，虾子，慢火熬制，缺一不可。有别于时下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日式拉面的猪骨浓汤，白嫩如牛奶温和，云吞面汤满溢着缥缈的香气，清澈却不失浓郁，锅盖未掀，香已四溢，引来邻里街坊的称赞。

云吞。在别的地方，云吞或者会被称为“馄饨”，“抄手”，只是“云吞”于我而言，却是无可取代的名称。不同于北方缠绵厚重的饺子皮，云吞皮薄如蝉翼，爽口滑溜，甚至有人用之替代腐竹去煮糖水。传统的馅料，应该是精肉包一点肥肉。精肉味道浓郁，配以一点肥肉的香气四溢，在云吞皮包裹的小小世界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云吞必须现煮，水要沸腾，云吞如果鲜活的金鱼，在锅中自由翻滚。时限也是一门学问，短一分，封口处会硬得难以下咽，长一分，又会因为表皮破损而流失味道。

面。一般是店家自制的竹升面。长长的擀面杖，有力的双臂，一次次的添加面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取代它的地位。粗犷豪放的刀削面不行，温和细软的日本拉面不行，同出老城一门的沙河粉也不行。只有它才是云吞的完美情人，是汤的最爱，为你演绎什么是珠联璧合。

这些并非最好的元素。有人或许会用简单的猪骨汤和鸡汤替代大地鱼汤；云吞在香港的发展，也在馅料中添加了虾仁等海味；面已经可以流水线生产，店家不必每天起早贪黑的忙碌。但是，传统元素组合出来的特定味道，还有随之带来的回忆，却是无可替代。

老字号，家家户户有着独特的味道，哪怕只是些许的不同，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分辨。或许也是因为从小到大一直在吃，能够辨别出十数年来，味道的细微分别与变化；新式的云吞面店却不同，尽管有着精致的造型，上好的材料，流水线生产以及上餐的速度，但是，永远都是一样的味道。

老字号，并非一成不变。他们也会扩充店面，添加设备。他

们的价格也会随之提升，只是滞后于物价的上涨幅度。他们依然蜷缩在旧城，不为人知的角落，却能够通过媒体的力量，一传十十传百。他们坚持的是，安稳，平淡，充满回忆的街道，满怀人情味的旧街坊，以及慕名前来，满足离去的人们，偶尔带来一细新鲜感与活力。迁徙不适合他们，他们离不开老城的回忆和人情味。

## 国家易中天读书笔记篇四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读法——前言。

的确，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独特的魅力，都有它经久不衰的缘由，经过一个城市，可以打探到它的历史沿革，建筑文物，风土人情，品尝当地的吃食，学几句方言民谚歇后语，与之长身笑迎。真是春天到洛阳看牡丹，秋天到北京看红叶，冬天到哈尔滨晒太阳，而夏季到台北看雨，既然有孟庭苇的盛情邀请，何不潇洒走一回？只可惜身边少了一样，就只好到易中天教授的书中去领略他们的与众不同，感受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灿烂。

走过北京城，来到上海滩，踏进广州市，游过厦门岛，迈进成都府，跨过武汉三镇，伴着春天的故事，歌唱深圳特区。感受“大气醇和”的北京，“开阔雅致”的上海，“美丽温馨”的厦门，“洒脱闲适”的成都，“生猛鲜活”的广州，“豪爽硬朗”的武汉，真是详尽，历史、地理、人文、城市的发展和建设、城市面貌、甚至人的性格等都描绘得活灵活现、酣畅淋漓！我想，能这样写城市其实真的很难很难，正如作者自己所云：“……原谅我所做的，原本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一读城不易，说城也难。不但不易清，而且一不小心，没准就得罪了谁谁谁。如果真有什么得罪的地方，我也要请这些城市的人海涵。因为对于本书所写的这些城市而言，我都是一个外地人。外地人的感觉总多少有些隔膜的，尽管外地人也有外地人的优势，——不在庐山之中，也许反倒看得庐山的真面目。”不得不佩服易中天教授的学术

精神。

一本流传千古的诗就是一首久唱不衰的歌，一本充满文化魅力的书，同样演绎了经典的曲目，但愿北京人的大气、平和；上海人的精明、理性强；广州人的拼搏精神；厦门人的豪爽、大方；成都人的悠闲安逸；武汉人的韧性、有蛮劲儿；深圳人的年轻有为能为我们演绎更精彩的时代之曲。

想了解书中精彩最好还是亲自一睹为快，本人愿意将书与你分享，“与人玫瑰，手留余香。”愿书香伴随你我！

## 国家易中天读书笔记篇五

在一个充满钢筋混凝土的城市里有什么可读的？易中天在书的开头说：“城市和人民，也有个性，有些粗犷，有些美丽，有些豪迈，有些热情。”所以，阅读城市就是阅读人。

不同的城市的性格发展实际是城中人的性格。如北京的“大气产生醇和”、上海“开阔环境雅致”、广州“生猛鲜活”、厦门“美丽和谐温馨”、成都“悠闲自由洒脱”、武汉“豪爽硬朗”。在我们的眼中，不过是地图上一个个都是冰冷的城市，而在学习作者的笔下，却成为了提高人们进行思考与文化的体现。

作者易中天由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武汉，成都，分析城镇，城市，镇档位之间的差异。我觉得对于最有趣的交汇点和讨论比“大”，“大”比较北京和上海。虽然北京不是谁给的“大”字头，但几乎所有的份额北京的感觉实在是让人“大”。北京不仅是大型建筑工地。“随着散文的首都，是一个多功能的城市，最大的军事和政治机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信息网络，电视台和其他一些地方，北京有；.其他未，北京也。”

要说北京是城，也就是旧称北京城，那么对于上海教育就是

滩，上海滩。上海的居民进行摆设，大多是“摆摊式”的。没有北京城“外城、内城、皇城、宫城”的大小关系格局，也没有杂居生活现象。“滩”，就是铺开了摊子往里“进人”。只要进来了，就是上海滩的人，而无论社会身份重要地位以及高低贵贱如何。就像是我们一个企业作为可以大大小小冒险家的乐园和一个非常庞大的自由主义市场。所以说，这是一种延伸发展地大，开放不同程度大。

认识一个陌生人，你必须首先认识他的城市；要融入一个陌生的城市，你必须首先与那里的人战斗。城市，男人，是分不开的。如果你想知道如何理解，看看易中天的“城市阅读。